

第二十一回

诛梁氏五侯受封
兴党祸百儒被囚

梁冀权势越来越大，竟不将皇帝放在眼里。一次桓帝正在殿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，梁冀居然带剑上朝，十分嚣张。大臣张陵胆识过人，见状冲了出来，夺下梁冀的佩剑，并且喝令他退下。梁冀被张陵的举动吓住，马上叩头谢罪。张陵不依不饶，当即弹劾梁冀犯上，应当论罪。桓帝软弱，自知无力严惩，只罚了梁冀一年的俸禄，梁冀愤愤而退。

张陵是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举荐的，梁不疑听说此事后责备张陵：“我举荐你出仕为官，你却为我带来灾难，未免太让我失望了。”张陵直言答道：“我所做之事是正直官员应做之事，我这样做，正是报答您的知遇之恩，怎么能说我为你带来灾难呢？”梁不疑听了心中惭愧，不再责备他。果然，梁冀将此事迁怒于梁不疑，梁不疑知道自己惹怒了兄长，于是让出官位，闭门谢客，不再参与朝政。

梁冀是当道豺狼，桓帝却当他是奇才，一再嘉奖。有的官员见梁氏势力强盛，就讨好说梁冀功德过人，可与周公相比，还有人说他可与东

汉开国功臣邓禹相比。于是朝廷赐给梁冀特权，如入朝不拜，可以带剑上殿，礼比萧何；又增封领地，礼比邓禹；赏赐金帛奴婢，礼比霍光。

桓帝永兴元年（153年）七月，黄河发大水，冀州（在今河北、山东一带）洪水泛滥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朝廷任命有贤德之名的朱穆为冀州刺史，前往灾区。地方官员心里有鬼，怕被朱穆弹劾，有的解印辞官，有的畏罪自杀，有的死在狱中。有位宦官违背礼法，被朱穆治罪，他心怀不满，便向桓帝告状，再加上梁冀也在一旁诬蔑，桓帝便将朱穆打入大牢。这一来，激起了几千名太学生的愤怒，纷纷上书替朱穆打抱不平，开创了学生干预国家政事的先河。桓帝见众怒难平，这才将朱穆释放，送回故乡。

永寿四年（158年）六月，南匈奴和乌桓、鲜卑（都是在汉廷北方的少数民族）再次联合出兵，入侵中原。朝廷任命陈龟为度辽将军，镇守北方。陈龟上任后，州郡百姓欢呼雀跃，鲜卑也不敢进犯边塞。但是梁冀和陈龟有过节，反倒说他有辱国威、沽名钓誉，因此朝廷将陈龟罢官。陈龟并不畏服，上书请桓帝诛杀梁冀，桓帝始终不肯。陈龟自知激怒了梁冀，将来必定遭难，索性绝食，七天后便饿死了。

匈奴和乌桓听说陈龟已死，又来犯边。朝廷派遣张奂讨伐匈奴和乌桓。张奂到了塞下，表面不动声色，暗中派人离间乌桓，让他袭击匈奴，并最终收服匈奴。张奂得胜回京后，继任的度辽将军赏罚分明，羌胡纷纷为汉朝效命，边境总算安定下来。

桓帝的皇后梁氏宠冠后宫，她因为没有子女，一听说宫人怀孕，便设法陷害。桓帝不免恼怒，只因忌惮梁冀，不敢发作，但也很少宠幸她。梁皇后抑郁成疾，于延熹二年（159年）七月一命归天，桓帝这才松了



一口气。梁氏一门前后共有七人封侯，三女得为皇后，六女得为贵人，父子都是大将军，可以说是盛极一时。

梁冀权倾朝野，独断专行，无论大小政事，都由他一人裁决，宫卫近侍都是梁家的走狗，无不对他巴结奉承。百官升迁，必先到梁冀家里谢恩，才敢受命上任。下邳人吴树得罪了梁冀，竟被梁冀毒死；辽东太守侯猛因不肯拜见梁冀，也被他斩首；郎中袁著上书弹劾梁冀，被梁冀乱棍打死，他的好友也被全家屠光，冤死六十多人。朝中只要有人稍稍忤逆他，不是被诬陷入狱，就是被暗杀。

安帝的嫡母耿贵人死后，她的侄子被封侯，梁冀向他索要耿贵人留下的珍宝，未能如愿，就将他的十多个家人杀死。还有崔琦因文采为梁冀器重，他写了一篇《外戚箴》，惹来梁冀斥责，崔琦昂然说：“我听说管仲在齐国时，喜欢听诽谤他的言论；萧何辅佐高祖，特意让人写他的过错。如今将军位居台辅，黎民涂炭，难道不想听忠言吗？”梁冀无言以对，将崔琦遣回故里。崔琦在归乡途中被刺客杀死，不用说，这刺客也是梁冀派来的。

梁冀滥杀无辜，在朝堂上又专横跋扈，桓帝怒不可遏，找来与梁氏不和的宦官单超等人，商议铲除梁氏一门。单超等人齐声说：“祸国奸贼，早就应该杀了。”于是桓帝又召来几个宦官一起商议，还与众人歃(shà)血为盟。单超又重申道：“陛下既然心意已决，就不要再说了。梁氏耳目众多，一旦败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说完立即退去。不久，密议之事果然被人报告给梁冀，只是所议论的内容没有被泄露。

梁冀已经怀疑单超参与密议一事，于是派遣下属入宫探视，以备不测。那下属一入宫就被抓了起来，说他无故探视宫中，图谋不轨。随后

众宦官把桓帝拥到御殿，召集其他官员密商；又招集一千多个武士，前去围住梁冀的家，收去梁冀的大将军印信，降梁冀为都乡侯。梁冀仓皇失措，喝毒酒自杀，妻子也一同毙命。梁家一门无论老幼，全部被诛杀。曾经依附梁冀的官员有的被处死，有的被贬职，被罢免的有三百多人。

此事牵连甚广，又因事发突然，朝廷一直喧腾数日才安定下来，举国上下一片欢腾。

桓帝收拾了梁氏一门后，大封单超等五人，人称五侯。单超又奏称有其他几人除奸有功，也应封赏，于是桓帝又封了八个阉人为乡侯，从此宦官的权力更加强盛，一发不可收拾了。贵人邓猛因容貌艳丽得宠，一跃成为皇后，母亲也被封为长安君，邓家子弟从此飞黄腾达。

单超等五侯受到宠信之后，渐渐骄横起来，有官员上奏评议此事，言辞激烈，桓帝竟然将此人下狱，并将为他求情的一些官员一并惩治。不久，单超又被提升为车骑将军，手握兵权，气焰更加嚣张。

单超的弟弟单匡任济阴太守时，因贪赃枉法，被兖州刺史第五种得知，派卫羽前去调查，查出巨额赃款，于是上书弹劾单匡兄弟。单匡很是惊慌，暗中嘱咐刺客杀害卫羽，不想卫羽早有防备，反将刺客捕获，囚禁在洛阳。单匡又密令刺客越狱逃亡。朝廷责问地方官员杨秉。杨秉回答：“刺客并无罪，罪在单匡。只要把单匡逮捕下狱，真相自然就水落石出了。”这话本来公正无私，可单超却因此诬告杨秉私自放走刺客，嫁祸单匡，请旨将杨秉罢免，罚他去做苦役。又给第五种加了个罪名，将他迁到朔方。朔方太守是单超的外孙，摆明是想将第五种置于死地。幸亏第五种的门人窥破单超的阴谋，追上第五种，杀死护送他的官吏，然后让第五种隐匿起来，才保住了他的性命。直到单超死后，第五种才得



以还乡。

桓帝赏罚不明，内宠越来越多。延熹二年（159年），大宦官单超病死，其余四侯越加骄横，争相建造宅院，极其繁华，又搜罗美女做姬妾，穿金戴银，绫罗绸缎，作威作福。四侯虽然权势遮天，只是苦于不能生育，于是到处收养义子，以便承袭封爵。他们的兄弟姻戚趁势巴结，这帮阉宦的家属全都无德无能，只知道作威作福，可怜那些无辜百姓，备受折磨却无处诉苦。

五侯祸乱人间，桓帝却根本不听大臣们的忠言进谏，不少大臣饮恨而终。而桓帝还沉迷于出巡游乐之中，沿途骚扰不休。也是五侯等人积怨太多，太尉杨秉再次弹劾他们，罪证如山，桓帝再也无法庇护，他们有的服毒自杀，有的被罢免，死在家中，这就是五侯最终的结局。

再说邓氏一族，因邓皇后宠冠后宫，母族备受皇恩，无比荣耀。六七年后，邓皇后年老色衰，桓帝喜新厌旧，自然对她冷淡下来。邓皇后心怀不满，时有怨言，又见桓帝非常宠爱郭贵人，因此与她结下仇隙。两个女人互相搬弄是非，桓帝自然向着郭贵人。最后，桓帝索性废去邓皇后，把她打入冷宫，又将其活活逼死，邓氏一族也多被罢去官职，回归本郡，财产全部没收，邓氏一族从此败落。

邓皇后死后，桓帝又宠爱田圣。田圣出身微贱，却长得极为妖艳，姿态绝伦，桓帝想立此女为后，但大臣们极力反对，无奈之下，只好立了窦贵人为皇后。窦皇后虽出身显贵，姿色却不及田圣，所以有名无实，桓帝仍然专宠田圣一人。

朝廷重新任命了刚直的李膺为司隶校尉（监督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）。李膺生性刚直，不肯趋炎附势，虽然屡遭陷害，仍然执法严峻，





刚正不阿。宦官张让的弟弟做县令时贪婪残暴，被李膺抓住斩首。桓帝责备他先斩后奏，李膺理直气壮地反驳，桓帝和张让也毫无办法。其余的宦官们因此不敢为非作歹了。此后，太尉（三位掌权重臣之一，主管全国军政）陈蕃又举荐王畅出任河南太守。王畅执法如山，异常严厉，与李膺齐名。这样一来，君子和小人界线分明，君子们结为一党，小人们结为一党。小人只知道作恶，党派却结得牢固；而君子之间有时为了学术或政见上的分歧，却互相排斥，从一党中分出两党，两党相互诽谤，僵持不下。小人因此乘虚而入，将“党人”二字加到君子们的身上，说他们结党营私，朝廷听信谗言，滥加逮捕，闹得一塌糊涂，这就是党祸。东汉时期的党祸，从桓帝求学时始兴。

桓帝即位之前，曾拜了一位老师周福，即位后封他为官。当时还有一个叫房植的也很有名气，二人各设宾僚，其门人互相贬低，闹得水火不容，党人的名号，就是这周、房两家出来的。

在河内郡，有个术士和宦官交好，纵容儿子杀人，被李膺处死，于是许多宦官便弹劾李膺和太学生结党，诽谤朝廷，败坏风俗。桓帝误听谗言，逮捕了许多党人，将李膺罢官下狱，株连二百余人，准备治他们的重罪。太尉陈蕃不忍坐视不管，因此上书力谏。可这时的桓帝信任奸臣、小人，决心除去党人，看了陈蕃的奏章，竟怀疑他是党人领袖，于是将他也罢免。

过了一年，党人还没有被赦免，有大臣义愤填膺，为党人申诉，又以自愿罢官求情，桓帝这才稍稍有所醒悟，派人重新审讯这些人。审讯官一一讯问，结果反被说得心悦诚服，于是上奏桓帝，桓帝才将狱中二百余人一概释放，但宣布他们终身不得做官，史称第一次“党锢之祸”。



党锢之祸大大挫伤了读书人的积极性，伤了国家的元气，在历史上贻害无穷。

这年夏天和秋天，京师等地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，种种谣言传得满天飞，鲜卑和乌桓又再度背叛汉朝。朝廷命张奂前去征讨，乌桓历来敬畏张奂的威名，不战而降；只有鲜卑的大酋长檀石槐不服，仍然覬覦边疆。朝廷担心无法制服他，决定封檀石槐为王，并与他和亲。谁知檀石槐仍不肯听命汉朝，他将属地分为东西北三部，动辄侵入中原。

此时的桓帝却只顾贪恋酒色，宠幸宦官，和田圣日夜纵乐，结果导致身体亏损，无药可救，一个三十六岁的少壮皇帝，竟然一病归天。荒淫的桓帝在位二十一年，改元七次，三次册封皇后，却没有一个儿子。窦皇后情急之下，和父亲窦武商议，迎立刘宏为帝，以当年为建宁元年（168年），史称灵帝。刘宏才十二岁，这样一来，窦皇后就可以借口皇帝年幼，自己临朝听政。

回评



梁冀之恶，比当初窦宪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也因此下场也比窦氏一族更悲惨，不仅一门被杀，连妻族也无一豁免。不正是说明作恶愈深，报应愈甚吗？前有宦官十侯，今有单超等五侯，借阉人除权臣，只不过是走了一头虎，却又来了一群狼。而随至其后的党锢之祸，不能不说是读书人的悲哀。小人自然可恨，君子也不能说无错。本是耿直书生，却因政见不同，竟致为小人乘虚而入，自伤元气，无法为朝廷尽力，连自身都难以幸存，知进而不知退，何等愚笨啊！

第二十二回

孔氏一门争认罪 张角兄弟齐造反

汉灵帝即位后不久，窦太后临朝亲政，他不等桓帝下葬，便将田圣等人一齐处死，又封她父亲窦武为大将军。随后，窦太后又将自己的父亲兄弟都封了侯，窦氏一门一次封了四侯。

窦武和陈蕃是支持名士一派的，他们把原来受到终身禁锢的李膺、杜密召回来做官，接着准备清除宦官。他们举出宦官曹节等人的种种罪恶，请求窦太后将宦官全部罢免，扫清宫廷。窦太后没有同意，只是勉强抓捕了几个小宦官，对诛杀曹节等人的请求搁置不理。陈蕃又上疏申请，可太后依然不理。不想这一来，反倒是打草惊了蛇。曹节等人来了个先下手为强，他们先从窦太后那里抢了玉玺和印绶，把窦太后软禁起来；接着以灵帝的名义，宣布窦武、陈蕃谋反，把他们杀了。这样一来，宦官又掌了权，凡是窦武、陈蕃提拔的人统统被撤职。

李膺、杜密被撤职回到家乡，一些名士、太学生非常推崇他们，也更加痛恨宦官。宦官因此把他们看作死对头，找机会陷害他们。名士张



俭曾经告发过宦官侯览，侯览一心报复，诬告张俭跟同乡二十四个人结成一党，诽谤朝廷，企图造反。宦官曹节抓住这个机会，吩咐他的心腹上奏章，要求汉灵帝再一次下令逮捕党人。

此时汉灵帝才十四岁，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人。他天真地问曹节：“为什么要杀他们，他们有什么罪？”

曹节指手画脚把党人怎样可怕，怎样想推翻朝廷，图谋造反，乱编了一通。汉灵帝当然相信了他们，连忙下令逮捕党人。逮捕令一下，各州各郡又骚动起来。有人得到消息，忙去通知李膺。李膺坦然说：“我一逃反而害了别人。再说，我已经六十岁了，死活由他去，还逃什么！”他自己进了监狱，不久被拷打至死，杜密知道免不了一死，也自杀了。

汝南郡的督邮（监察县乡的官）奉命捉拿范滂。他到了驿舍里，关上门，抱着诏书伏在床上直哭。驿舍里的人听到哭声，弄不清是怎么回事。消息传到范滂那里，范滂说：“我知道督邮一定是因为不愿意抓我才哭的。”他就自己跑到县里去投案。县令也是个正直人，他见范滂来了，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天下这么大，哪儿不能去，您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他还打算交出官印，跟范滂一起逃走。范滂十分感激，他说：“不用了，我死了，朝廷也许能把抓党人的事停下来，我怎么能连累您。再说，我母亲已经老了，我一逃，不是还要连累她吗？”

县令没有法子，只好把范滂收在监狱里，并且派人通知范滂的老母亲。范母带着孙儿随着公差到监狱来探望范滂。范滂安慰她说：“我死了以后，还有弟弟抚养您。您不要过分伤心。”范母说：“你能和李膺、杜密两位贤人一样留下好名声，我已经满意了。你也用不着难过。”

范滂跪着听他母亲说完，回过头来对他的儿子说：“我要叫你做坏



事吧，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；我要叫你做好事吧，可是我一生没有做坏事，却落得这步田地。”旁边的人听了，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像李膺、范滂这样被杀的一共有一百多人，还有六七百个在全国有声望的，或者跟宦官有一点仇怨的，都被宦官诬指为党人，遭到逮捕，不是被杀，就是充军，至少也是禁锢终身。有的人与宦官本来无冤无仇，只因名气很大，也被指为党人，一网打尽。这样枉死的就有一百多人。

宦官侯览的对头张俭四处逃避官府搜捕，侯览誓杀张俭，因此传令全国通缉，如果有人帮助张俭躲藏的，与张俭同罪。但许多人仍然情愿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他。

鲁人孔褒与张俭是至交，张俭投奔到孔褒门前时，恰逢孔褒外出，他的弟弟孔融年仅十六岁，出门接待客人。孔融问起张俭姓名，张俭支支吾吾不敢明说，孔融笑着说：“兄长虽然外出，难道我不能做主吗？”于是留张俭在家住宿。过了几天，郡吏听到风声，前去抓捕，张俭已经离去，于是将孔褒、孔融二人下狱审问。孔融首先认罪，承认是自己收留了张俭，兄长外出毫不知情。孔褒也抢着认罪，认为张俭是投奔自己而来，弟弟本不知情。郡吏犹豫不决，不知如何判决，于是传讯孔融的母亲。孔母却说：“我的丈夫已死，我就是家长，家事都归家长处理，我甘心认罪。”郡吏见他们都争着寻死，无法定夺，只好上报朝廷，朝廷将孔褒治罪。孔融正是孔子的二十世子孙，他从小就与众不同，四岁时，与兄长们吃梨，就舍大取小，家人都称他为奇童。

张俭当时已出塞远逃，最终免遭杀害，只是凡收留过他的人家都遭了祸，轻的下监狱，重的被杀，甚至整个郡县遭受灾殃。

经过这两次“党锢之祸”，朝廷里比较耿直的官员遭到沉重打击，

大小官职差不多都由宦官和他们的门徒包揽了。

昏庸透顶的汉灵帝信任宦官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从不问民间疾苦。他在位期间，瘟疫横行，地震频发，江河泛滥，民不聊生，百姓被逼纷纷造反。朝廷四处剿灭，几年骚乱下来，百姓十室九空，朝廷的钱也用得没多少了。可灵帝不追究缘由，反倒怨恨先帝不会当家。库房里的钱不够用，他居然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馊主意，开了一个挺特别的铺子，在这里公开售卖官职和爵位。他还在鸿都门外张贴榜文，公开标出了买官的价格。买个郡太守定价二千万，买个县令定价四百万；一时付不出钱的可以赊欠，等他上任以后加倍付款；即使是有德之人前来应选，也要交纳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定价。此令一下，只要有钱，便可以平地升官，一群獐头鼠目的人，正好明目张胆地集资买官，将来好在百姓身上索取利益。一时间来买官的人络绎不绝。

灵帝见每天得到的钱成千上万，十分欢喜。他的生母董太后嗜钱如命，得知灵帝有这么好的买卖，也出来分利，并且让灵帝将生意做大，连三公九卿这样的官职也可以卖。灵帝遵从教诲，但毕竟有所顾忌，于是让左右私下贸易。这样过了几个月后，国库充盈，永乐宫中也堆满了钱，灵帝十分高兴。而这些花了钱买官的官吏，一上任当然更加起劲地搜刮民脂民膏。东汉王朝的黑暗和腐败可算到了家了。

灵帝原有一后，将其废除，两年后另立贵人何氏为皇后。何氏天生一副花容月貌，肌肤如雪，身材亭亭玉立，灵帝素来好色，何氏因而得宠，不久生下一个男孩，取名刘辩。当时后宫生下的儿子常常无故夭折，灵帝害怕重蹈覆辙，就令乳母把刘辩抱出宫，寄养民间。何氏当了皇后，何氏的家人也得以升官加爵。



何皇后爱猜忌，当了皇后后怕他人夺宠，时时提防。当时后宫还有一位王美人，姿色与何皇后不相上下，才华还要略高一筹，也很受灵帝宠爱。不久，王氏怀孕，因为害怕何皇后陷害，于是每次拜见何皇后时，总是用帛巾束住腰，不让她看出来。无奈胎儿一天天长大，王美人的肚子也一天天长起来，再也掩盖不住了。王美人朝夕不安，担心隐瞒不住，就服了堕胎药，希望能保全自己的性命。哪知药竟然不灵，胎儿始终安然不动。王美人暗想，莫非应生贵子，不能堕胎？于是不再服药，听天由命。也是这个胎儿命中该有三十年的帝位，所以无论如何遇险，总是安然无恙。

好容易过了十个月，王美人平安产下一个皇子，灵帝十分欢喜，给他取名刘协。刘协出世以后，王美人身体还没有恢复，需要服药调理。何皇后却秘密派心腹将王美人毒死。王美人虽然伶俐，毕竟暗箭难防，终是丢了性命。

灵帝探知王美人中毒身亡，潸然泪下，令人彻查此事，得知竟是皇后所为，怒不可遏，想将何皇后废去。何皇后急忙贿赂灵帝宠信的宦官曹节等人，代为周旋。果然宦官权势过人，竟然使何皇后的位置岿然不动。只是灵帝从此小心防范，下令将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寄养永乐宫中，由董太后留心抚养，以免不测，刘协这才安危无恙，得以成人。

朝廷的腐败，地主豪强的压迫，再加上接二连三的天灾，逼得老百姓纷纷起来反抗。会稽郡（在今江苏、浙江一带）人许生首先发难，他起兵没有几天工夫，就聚集了一万多人。汉灵帝发兵围剿，结果被起义的农民军打败。许生的声势越来越大，他的儿子甚至自称“阳明皇帝”。朝廷四处招募人马，联合州郡官兵，历时三年才打败了他们。会稽的起



义军虽然被镇压下去，但是更大的武装起义却正在酝酿着。

巨鹿郡（在今河北中南部、山东西北部）有弟兄三个，老大名叫张角，老二叫张宝，老三叫张梁。三个人都挺有本事，还乐意帮助老百姓。张角懂得医道，给穷人治病，从来不要钱，所以穷人都拥护他。他知道农民受地主豪强的压迫和天灾的折磨，十分盼望有一个太平世界，让他们安安稳稳过日子，于是决定利用宗教把群众组织起来，就创立了一个教门叫太平道，收了一些弟子，跟他一起传教。

相信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。张角又派他的兄弟张宝、张梁和弟子周游各地，一面治病，一面传道。大约花了十年工夫，太平道传遍了全国。老百姓不论是信或者不信，没有不知道太平道的。各地的教徒发展到几十万人。当时，郡县的官吏认为太平道是劝人为善、给人治病的教门，谁也没有认真过问。朝廷里有一两个大臣看出苗子，奏请灵帝下令禁止太平道传教。汉灵帝当时正忙着建造他的林园，也没把太平道放在心里。

张角他们把全国八个州几十万农民都组织起来，分为三十六方，大方一万多人，小方六七千人，每方都推举一个首领，由张角统一指挥。他们秘密约定在甲子年（184年）三月初五同时起义，口号是：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；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”所谓“苍天”，就是指东汉王朝；“黄天”，就是指太平道。他们还暗暗派人在洛阳的寺庙和各州郡的官府大门上，用白粉写上“甲子”两字，作为起义的暗号。可是，在离起义时间还有一个多月的紧要关头，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，向朝廷告了密。朝廷立刻在洛阳进行搜查，和太平道有联系的一千多人遭到杀害。

由于形势突然变化，张角当机立断，决定提前一个月起义。他自称天公将军，称张宝为地公将军，张梁为人公将军。三十六方的起义农民，

接到张角的命令，同时起义。所有起义的农民头上都裹着黄巾，作为标志，人称“黄巾军”。

各地起义军攻打郡县，火烧官府，打开监狱，释放囚犯，没收官家的财物，开放粮仓，惩办官吏、地主豪强。不到十天，全国都响应起来了。各地起义军从四面八方方向洛阳涌来，各郡县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入朝中。

汉灵帝慌忙召集大臣，商量镇压措施。汉灵帝拜外戚何进为大将军，同时派出大批人马去镇压黄巾军。

但是，各地起义军好像大河决了堤一样，官府哪儿抵抗得了。大将军何进不得不叫汉灵帝下了一道诏书，吩咐各州郡自己招募人马，对付黄巾军。这么一来，各地的宗室贵族、州郡长官和地主豪强，都借着打黄巾军的名义，趁机抢夺地盘，扩张势力，把整个国家闹得四分五裂。

回评



俗话说：邪不压正。但在这样纷繁混杂的乱世，却是正不胜邪了，所以才有了第二次党祸，加速了东汉的灭亡。

史称孔融为孔子二十世孙，一家争相服罪，传为佳话，反观张俭，为求自存，祸及亲友，甚至整个郡县，岂不失了读书人的气节？

灵帝居然以皇帝之身，卖官敛财，东汉王朝焉有不倒之理？黄巾军起义，只不过说明了一个道理：官逼民反，朝廷气数已尽。



第二十三回

奸曹操棒杀权贵
莽张飞拳打督邮

在剿灭黄巾军的过程中，有一个人崭露头角，这人就是曹操。

曹操本姓夏侯，因为父亲被过继给宦官曹腾做养子，所以就改姓曹。曹操成天游玩，他的叔叔很不喜欢他，总在曹父面前说他的坏话，惹得曹父时时责骂曹操，曹操就记恨在心。有一天，曹操在花园玩耍时碰到了他的叔叔，就马上倒在地上，做中风状。叔叔见了马上去告诉曹父，等曹父赶去时，却见曹操好好的。曹父问曹操：“你的病好了？”曹操故作惊讶：“我没病呀！”曹父觉得奇怪：“刚才你叔叔说你病得不轻呀！”曹操故意说：“可能是叔叔不喜欢我，才这样咒我吧。”曹父听了很生气，以后叔叔再说曹操的坏话，曹父就不再理会了。曹操的奸诈狡猾由此可见。

此后，曹操更加肆无忌惮，成天斗鸡打猎，人们都瞧不起他。只有曾当过太尉的桥玄独具慧眼，认为他是当世奇才，对他说：“天下将要大乱，非奇才不能济事，将来安抚天下就靠你了。”曹操因此更加自负。

当时著名的预言家许劭断言曹操是“当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”。曹操听说不但不生气，反而十分高兴地说：“此君真可谓是我的知己！”

曹操在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（通过察举考试选出的人才），不久就当上了京城负责治安的官员。他一上任就令人在衙门设了五种颜色的棍棒，同时公布条例，凡有违禁者，无论贵贱，一律用棒责打。有个小宦官很得当今皇帝的宠爱，他的叔叔因此恃宠而骄，半夜提着刀在外行走，违犯了律令，曹操就把他抓起来用棍棒活活打死。这一来，即使是豪门贵戚也不敢做违法之事了，曹操的名声一下就传了开去。

黄巾起义发生后，曹操奉命带领几千人协助皇甫嵩讨伐颍川郡（在今河南许昌一带）起义军。曹操领兵来到，正遇上起义军战败逃走，便趁机追杀一阵。起义军多是缺乏战斗经验的百姓，心慌意乱中哪敢对敌？连忙抱头逃去，曹操率兵杀死多人，夺得马匹不计其数。待到敌人全部逃跑，皇甫嵩也领兵赶到，与曹操相会，杀死敌人数万人，颍川平定。

皇甫嵩上疏告捷，得到朝廷奖励，皇甫嵩更加激奋，又带着曹操继续讨伐各地义军，先将阳翟（今河南禹州市）的义军剿灭干净，随后又抵达西华（在今河南周口市）。这里把守的贼首未曾见过大敌，冒冒失失来与皇甫嵩等交战，战了一两个时辰，被皇甫嵩等人捣破阵势，纷纷溃散。皇甫嵩下令招降，义军多半匍匐乞命，汝南、陈国等郡残余部队也全部到皇甫嵩营中投降，两郡又被平定。皇甫嵩上疏报捷，说曹操杀贼有功，于是曹操被升为济南相，到济南任事。

武将卢植也参加了剿灭黄巾军的行动，并大获全胜，已将黄巾军最高统帅张角围在城中。谁知卢植因得罪宦官，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，另调董卓代替。这董卓是陇西（在今甘肃）人，性格粗豪，体力

过人，平时能带两个弓袋，左右射击。陇西一带羌胡杂居，董卓常留心结交羌人头目，羌人见董卓力大无比，都很畏服。桓帝末年，董卓曾随张奂征讨羌人，因立下战功，朝廷赏赐给他不少财物。董卓慨然说：“我能够立功，全靠将士。”于是将财物全部分赏给将士们。

董卓善于用兵，又因军功一步步升为东中郎将。只是这次他是代替卢植来剿灭黄巾军，军中将士对卢植无故被抓心有怨气，再加上董卓盛气凌人，将士心中更是不服，不愿为他效命，张角乘机突围。董卓尽管努力作战，但无奈士兵不肯卖命，最后大败。董卓无奈，只得向朝廷要求增兵，惹得灵帝大怒，撤了董卓的职，又换上皇甫嵩来围剿张角。

皇甫嵩也是运气好，刚接任就碰到张角生病，黄巾军由他弟弟张梁率领。张梁的部下刚刚战胜，士气正旺，皇甫嵩的军队是精锐之师，两军相交，打了个旗鼓相当，交战多时，也难分胜负。皇甫嵩鸣金收军，退到十里外安营扎寨。第二天再战时，皇甫嵩派探子打探，发现黄巾军军心不稳、人心惶惶，好像有大事发生，仔细打听才知张角已经病死。皇甫嵩喜出望外，乘机大举进攻，把黄巾军杀得大败，张梁也在战斗中被杀。皇甫嵩攻进城中，砍下张角的头颅送至京城报捷。接着再接再厉，前去攻打张角的弟弟张宝。官军连战连胜，又杀张宝，起义军多半投降，差不多有十多万众。

捷报传到京城，灵帝大喜，封皇甫嵩为侯。皇甫嵩请求减免冀州一年的田租，暂时缓解百姓的困苦，朝廷准奏。他在军中善于安抚士兵，深得人心，治理民政时又恩威并施，百姓无不畏服。

另一路大军由中郎将朱儁（jùn）带领，在南阳郡（在今河南南部）剿匪。南阳黄巾军攻陷郡治所宛城，拥众十几万。朱儁到了南阳，合兵